

# 金上京

景 爱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序 一

金上京的研究在金史和东北地方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景爱同志的《金上京》依据多次实地考察的结果，结合历史文献对金上京城的建设沿革、规模、建筑结构、行政建置以及社会、经济活动、交通等做了周密的全面的考察，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成果。作者对这部书稿付出了颇大的功力，广泛利用了现存文献、考古文物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从而订正了有关旧著中的某些误解；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和前人未及注意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独立的见解，言之有据。书稿内容丰富充实，叙述深入浅出，是这方面不可多得的佳作。

蔡 美 彪

一九八八年八月

## 序 二

景爱副研究员长期从事金上京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已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多篇，现在写出《金上京》一书，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一九八八年十月于北京大学勺园参加“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时，蒙示书稿阅读，并邀我为之作序。盛情难却，欣然奉命，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金朝统治一百二十年，灭辽之后与宋为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个有建树的朝代，自树立于唐、宋之间，“典章法度儿及汉、唐”（《金史·元好问传》）。辽、金“自北而南渐以大其文物之变”（《静修先生文集·题辽金以来诸人辞翰后》）。金之崛起，变夷从夏，变金源为内地，是由边境民族和国家转化为统一的中华和中国的宏伟篇章。金朝的都城自北而南，作为金都城的上京是了解其重大发展和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金上京不仅是女真族崛起圣地，也是女真族统治的中心向南游移的源头，是研究金代京制史的开端。金代女真族的文明史就是在这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继渤海上京之后，又一次在东北边疆兴起，进而入主中原，使金源与中原同域同风，在同域同风中同是国人，使多民族共存于一个“中华一体”之中，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民族发展的图景。

金上京在过去虽曾有人进行考察和研究，但作为周密、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尚不多见。景爱在这方面作了一次颇有意义的筚路蓝缕、开辟山林的工作。历史研究从来是有所继承的，而贵在开创，开前人所未曾想和所未曾做的工作。从《金上京》所涉及的研究方面和提出的问题看，应当说是属于此类性质的研究。我读过《金上京》之后，一是对本书有了全面的了解；二是引起我一些感想。我认为《金上京》不仅是为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空白，而更重要的是从研究的内容、意义和价值上，启发人们要重视对此类问题的研究。综合起来，《金上京》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一、有关金上京记载不多，而且至今尚未发掘，主要是根据实地考察和发现的遗址遗物资料，构成研究资料来源的主体部分。作者在这方面曾付出很大精力，搜集了现在可能搜集到的资料。《金上京》一书，资料翔实，精选细审，运用颇为得法。虽然征引了大量的调查、考古和文献资料，但不是罗列现象，而是为了深究问题，阐清道理，因而思想贯通，深入浅出，语言流畅，既富有学术性又具有可读性。本书征引、鉴别和吸收了国内外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作为一本好的著作，所述不应是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恰恰相反，而是人们熟视无睹，不加洞察和理解的东西，经过研究从中发现问题，揭示其秘密，探索其规律。《金上京》是从金上京城为主，延及其它，展现了金上京的历史全貌。就整个章节的内容结构看，从白城名称的由来入手，对金上京营建始末、建筑结构、城区规划布局、周围城堡村寨、水陆交通、经济状况、社会生活、文化发展、行政

建置与金亡后上京城都进行了研究。并附《金上京大事记》、《金上京论著索引》、地图和照片。内容丰富，论述精审，有理有据，是当前对金上京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由于内容丰富，为研究金史、东北地方史乃至史地、考古、民族都有参考价值。在解放后，对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没有被重视起来，长期在金毓黻《东北通史》之后无所进取。现在正在改观，而区域史中的京史研究是能促使对问题研究深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景爱的研究，对此迈出了可喜的引人注目的一步。如果学者同步研究，何愁东北地方史的研究不开阔、不深化。

三、本书的精到处，是对问题的研究所具有的独到见解部分。作为一本好的书主要表现在这里，那怕是一二点的发现也是可贵的。如果没有这部分，即使资料再详，体例再新，充其量也只能是别具一格，而无内容实质性的进取和开创。本书力图在这方面有所显示。作者以现实所占有的可靠资料 and 认识，纠正了俄人、日本人过去所作出的一些错误判断；纠正了古书记载中的一些讹误和误解；对时人看法也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异议；对一些长期存在的疑难、错觉和新发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认为白城非源于金之尚白，乃是由“败城”转变为白城，败之义为毁坏，即毁坏了的城。此为对白城名称来源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过去长期把渤海上京旧城误为金上京旧城，对此段误认的历史作者进行了周密考证，论述颇详，肯定了曹廷杰的功绩。这就说明，进行实地考察，掌握确凿证据，从迷惑中解脱出来，是研究所取得科学结论的一个重要途径。最近在黑龙江省发现了金代

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完颜晏墓，被誉为“塞北马王堆”。作者及时的抓住了这个新发现写入书中，反映了作者观察问题的敏捷性。在其他方面，书中也提出一些具有独到的见解，对一些地理位置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四、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而金上京是女真族最初建立的都城，主要是女真人居住，本书侧重写金上京的女真人是合乎情理的。但作者并没有把问题局限于此，把它同中原制度联系起来研究，体现了华夏文化是我国主体文化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当时金上京变夷从夏、变边境为内地这个重大的变革事实，也可以看出女真制与汉制的关系，女真与汉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对一个后起步的民族来说，摆脱落后，走向与统一的中国、中华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是其族文明发展与进步的一种趋势，金上京发展变化的历史正反映了这个真实。作者认为建国前女真人，既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是狩猎民族，而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这就从根本上与“征服王朝论”的论点划清了界限，按照金上京的本来面目写金上京，这是非常重要的。

五、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一些章节中是以提问题为主进行研究，避免了只是在内容上的平铺直叙，加深了对问题的研究，增强了学术讨论的气氛。在研究中力求作到文献与考古发现、实地考察资料结合，因而对问题的探讨采取求实的精神，也发挥了研究中的主观能动性。

本书的撰写，在体例上不拘一格，采取了各种的体裁的形式，容纳了历史中的各方的内容，给人以丰满和活跃的感受。

受。从整体上看，作者对此方面问题的研究付出颇大的功力，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但这不等于说已是尽善尽美，例如在方法上比较的研究不够，有关金上京的人口情况几未涉及，女真族在发展中变夷为夏、变金源为内地以及变化的深度与特点，没有作重点来写。

我读《金上京》，从中吸取了好多新的营养，这就是本书的功底和它所能起到的实际效益，更为重要的增强了我的感想。当前史学不是“夕阳的学科”，而是接近黎明即将摆脱发展中的困境，而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开始、新开阔和创新的学科。忽视史学，无论从人魂、家魂、族魂和国魂来说，都不能算作是正常的现象，不知历史何尝能知人情、家情、族情和国情，又何以求治。现在史学面临的条件，不是坏而是好，有留给我们的历史的丰富遗产；有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我国发展所打下的基础和开创了的道路；有面临的国家改革的新形势；有富于思考和探索的新的青年一代。青年一代的涌现，是史学发展的希望，他们有的在没有取得教授头衔时所取得的成果之多，何曾亚于先贤。现在所能看到的史学领域，是研究的领域在扩大，思想在开阔，禁区在冲破，成果的累积，超过过去，社会的改革势必带来史学研究的更新，手段的更新。所有这些都是从史学研究的活力中表现出来的，即将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出现前所未有的开创局面。

我国对区域史的研究有着优良的传统。有全国性的区域史，有方面性的区域史，也有地方性的区域史。古代东北地方，既要作为一个地方整体而与北方、全国联系起来进行研

究，又要研究东北地方的京史、府史、州史、县史。现在已写出《金上京》，还应有其它京史乃至专题史的出现。中华五千年前的文明曙光在东北辽河西发现，在东北从战国到汉代的古城址，已在吉林省内被发现，鲜卑墓址及其文化也不断被发现和认识。由于这些新发现势必对中华文明起源，以及当时东北郡县以外的民族分布的格局，要作出重新的研究和认识。

我国疆域构成有它的特点，是在自然发展中形成了中、外，即中国与四海，由中和外构成“国家天下一体”。中（中国），是“一体”中的中；外（四海），也是“一体”中的外。由分中、外的“天下一体”、“四海为家”，发展为不分中、外和不分华、夷的统一的中国、中华。民族区域的划分与地理观念的发展变化分不开，与民族观念的发展变化分不开。由“一体”之内的人与“禽兽”之分的华夷观念，到“一体”之内的父母与赤子的华夷观念之分；由夷非中国、非中华，到“华夷无间”，同是中国、中华；由夷建立的政权为“僭伪”，到为列国、北朝；由汉指汉族，到“有公天下之心者”皆可称汉；由夷为边境的落后的族称，到夷为统一中国区域内的“籍贯”之称。这些重大的观念上的变化，是研究我国共同区域的中国的形成，所不能忽视的。金源为内地，猛安谋克人与汉人等同是国人，是研究金代历史的主体内容和主体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各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同为中国、中华这个事实，才能理解元好问在《中州集》把出身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人，同视为中州人物。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京史的研究，有利于对这方面的加



# 目 录

|                       |     |
|-----------------------|-----|
| 序 一 .....             | 蔡美彪 |
| 序 二 .....             | 张博泉 |
| 第一章 白城名称的由来 .....     | 1   |
| 第一节 白城源于女真尚白说质疑 ..... | 1   |
| 第二节 白城得义于白墙说质疑 .....  | 4   |
| 第三节 白城源于败城说 .....     | 7   |
| 第四节 北城败城辨 .....       | 9   |
| 第五节 从败城到白城的演变 .....   | 11  |
| 第二章 金上京的营建始末 .....    | 13  |
| 第一节 皇帝寨 .....         | 13  |
| 第二节 金上京宫室的初建 .....    | 14  |
| 第三节 金上京宫室的扩建 .....    | 18  |
| 第四节 金上京城的毁坏与重建 .....  | 22  |
| 第三章 金上京的建筑结构 .....    | 25  |
| 第一节 金上京的城墙与护城河 .....  | 25  |
| 第二节 金上京的马面与角楼 .....   | 28  |
| 第三节 金上京的城门与瓮城 .....   | 31  |
| 第四节 关于南北城之间的界墙 .....  | 35  |
| 第五节 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 .....   | 41  |

|                         |     |
|-------------------------|-----|
| 第四章 金上京城的规划布局 .....     | 46  |
| 第一节 上京城的地理环境 .....      | 46  |
| 第二节 皇城 .....            | 49  |
| 第三节 皇城中区宫室考 .....       | 53  |
| 第四节 皇城左右区宫室探索 .....     | 57  |
| 第五节 上京南北城的规划布局 .....    | 61  |
| 第五章 金上京城的郊区（上） .....    | 67  |
| 第一节 太祖陵 .....           | 67  |
| 第二节 和陵 .....            | 70  |
| 第三节 其他帝陵 .....          | 76  |
| 第四节 贵族墓 .....           | 80  |
| 第五节 完颜晏墓 .....          | 82  |
| 第六章 金上京的郊区（下） .....     | 91  |
| 第一节 宗庙与郊祭坛 .....        | 91  |
| 第二节 亭榭行宫园林 .....        | 100 |
| 第三节 寺院和道观 .....         | 108 |
| 第七章 金上京周围的城堡与村寨 .....   | 115 |
| 第一节 拉林河右岸的城堡 .....      | 115 |
| 第二节 松花江阿什河运粮河沿岸城堡 ..... | 120 |
| 第三节 金上京郊区的村寨 .....      | 124 |
| 第八章 金上京的水陆交通 .....      | 128 |
| 第一节 上京南行驿路 .....        | 128 |
| 第二节 松花江和呼兰河的水陆交通 .....  | 134 |
| 第三节 金兀术运粮河 .....        | 141 |
| 第九章 金上京的经济状况 .....      | 148 |

|      |                 |     |
|------|-----------------|-----|
| 第一节  | 冶铁业的出现与发展·····  | 148 |
| 第二节  | 农业的提高·····      | 151 |
| 第三节  | 手工业的进步·····     | 155 |
| 第四节  | 商业的繁荣·····      | 160 |
| 第十章  | 上京女真人的社会生活····· | 165 |
| 第一节  | 女真人的狩猎活动·····   | 165 |
| 第二节  | 女真人的寝居·····     | 168 |
| 第三节  | 女真人的服饰·····     | 172 |
| 第四节  | 女真人的饮食·····     | 175 |
| 第五节  | 岁时与游戏·····      | 179 |
| 第十一章 | 金上京的文化·····     | 183 |
| 第一节  | 贵族文学·····       | 183 |
| 第二节  | 艺术·····         | 187 |
| 第三节  | 萨满教·····        | 193 |
| 第四节  | 佛教·····         | 196 |
| 第五节  | 道教·····         | 200 |
| 第十二章 | 金上京的行政建置·····   | 204 |
| 第一节  | 皇帝寨与上京·····     | 204 |
| 第二节  | 会宁州与会宁府·····    | 206 |
| 第三节  | 上京的正式命名·····    | 209 |
| 第四节  | 上京名号的废除与恢复····· | 212 |
| 第五节  | 治于上京的上京路·····   | 214 |
| 第六节  | 上京诸司·····       | 217 |
| 第七节  | 上京行省和行元帅府·····  | 220 |
| 第十三章 | 金亡以后的上京城·····   | 222 |

|     |                    |     |
|-----|--------------------|-----|
| 第一节 | 元明时代的上京城·····      | 222 |
| 第二节 | 清代金上京与渤海上京的混淆····· | 227 |
| 第三节 | 金上京会宁府位置的确定·····   | 232 |
| 第四节 | 解放以后的上京城·····      | 234 |
| 附录一 | 金上京大事记·····        | 238 |
| 附录二 | 金上京论著索引·····       | 247 |
| 后 记 | ·····              | 253 |

## 地 图 目 录

|    |                                 |     |
|----|---------------------------------|-----|
| 一、 | 1924年多尔马乔夫绘制的白城图·····           | 27  |
| 二、 | 白城实测图 1936年阿城师范测绘·····          | 29  |
| 三、 | 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图 1964年阿城县博物馆绘制         | 32  |
| 四、 | 金上京城位置及郊区遗迹·····                | 47  |
| 五、 | 金上京皇城宫室图·····                   | 50  |
| 六、 | 胡凯山与金源乳峰·····                   | 71  |
| 七、 | 完颜晏墓地理位置·····                   | 83  |
| 八、 | 金上京近郊·····                      | 92  |
| 九、 | 春亭临漪亭云锦亭位置·····                 | 101 |
| 十、 | 吉林通志附图上的金兀术运粮河<br>( 苇塘沟河) ····· | 142 |

## 第一章 白城名称的由来

金上京故城，别称“白城”，<sup>①</sup>满语作“珊延和屯”。<sup>②</sup>“白城”之名始于清代，一直沿用到现在。金上京故城何以称作“白城”？这是研究金上京时，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关于“白城”的由来，前人多认为来源于金代女真人的尚白之俗。仔细考查有关文献，“白城”源于女真尚白之说完全出于误解，是世人附会女真尚白的结果。从金上京故城毁坏的经过来考察，“白城”之名是由“败城”演变而来。

### 第一节 白城源于女真尚白说质疑

“白城”这个称呼，最早见于清人萨英额撰著的《吉林外记》。该书称：阿勒楚哈“城南二里许，有金显祖建都故城，俗称白城。”<sup>③</sup>阿勒楚哈即阿勒楚喀，今称阿城市。金上京故城在阿城市南郊，故《吉林外记》所称的“白城”，就是金上京故城。金朝诸帝及其先祖中，没有称显祖者。完颜部

---

①《吉林外记》卷二，《城池》。光绪乙未五月浙西村舍刻本。

②曹廷杰：《得胜陀堞碑记》。见《曹廷杰集》第1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③屠寄：《黑龙江舆图》第2页。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女真是在献祖绥可的时代，定居在阿什河流域，萨英额所称之显祖，应是献祖之误。《吉林外记》初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桐城萧穆在该书的跋语中称，《吉林外记》撰于道光（1821～1850）初年。据此可知，“白城”之名在道光初年就已经广为流行，而其最初出现的时间，应当在道光以前。

关于“白城”因何而得名，《吉林外记》没有做出说明。最早对“白城”之名进行解释的人，是清末著名地理学家曹廷杰。他在《金会宁府考》（海古勒白城附）一文中说：

“至白城之名，虽史无明文，然据《金太祖实录》云：辽以镔铁为号，取其坚也。镔铁虽坚，终有损坏。惟金一色，最为真宝。金之色白，完颜色尚白。故呼此城为白城。”<sup>①</sup>

曹廷杰所引述之《金太祖实录》文，见于《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sup>②</sup>所记基本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出入而已。史载，女真人有白号之姓八十三，黑号之姓十六，皇族完颜氏列白号之首，白号之姓尊于黑号之姓。<sup>③</sup>从这些记载来看，女真人确有尚白之俗，以白为贵。女真人崇尚白色，是因为所居之地安出虎水（今阿什河）产

---

①《曹廷杰集》第166页。中华书局1985年第1版。

②《金史》卷2，《三朝北盟会编》卷8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

③《金史》卷55，《百官志一》。

金，金之色白，故而以白色作为部族之徽记，大金国号即取诸于此。<sup>①</sup>

依曹廷杰之解释，“白城”之名似在金代即已出现。京城之号是国家大事，如果金代当时上京确有“白城”之名，那么在《金史》和《大金国志》中是应当有所记载。然而现存《金史》的各种版本，都不见“白城”的任何痕迹。在海陵迁都以前，宋人到达上京者很多。如果当时金上京果有“白城”之称，那么在宋人的行程录中，应当有所记录。可是，在宋人的记载中，例如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等书，只字未提。特别是《松漠纪闻》一书，对于金源的风俗记载甚详，象“白城”这样的奇闻，是不会遗漏的。

在金朝灭亡以后的元、明时代，文献中也找不到有关“白城”的记载。《元一统志》、《经世大典》等书，均称金都为“上京故城”，<sup>②</sup>《辽东志》记作“尚京”，注云：“金人故居”。<sup>③</sup>“尚京”即上京之异写。这表明在元、明时代，金上京也未曾有过“白城”的称呼。到了明末清初，人们已不知金上京之所在，误将宁安县的渤海上京当作金上京，而把金上京故城称作翁鄂洛城。既然明末清初当地人已不知金上京之所在，纵有女真人居此，也不会以尚白之故，将金上

---

③ 阵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② 《元一统志》卷2，《辽东等处行中书省》开元路古迹条。赵万里辑本，中华书局1966年。

③ 《辽东志》卷9，《外志》海西东水陆城站条。

京故城称作“白城”。

曹廷杰用女真尚白之俗，来解释“白城”的得名，是缺乏根据，穿凿附会的结果。

## 第二节 白城得义于白墙说质疑

近代学者金毓黻十分赞成曹廷杰的“白城”源于女真尚白之说。并加以补充论证，提出“白城”得义于上京白墙之说。他在《东北通史》一书中说：

“曹氏所说，当属可信。余在会宁故城，见一家墙垣，以金代旧砖砌成，远望一如白垩，始悟白城之名，得义于此。盖当金世及其亡后，此城内之垣墙，无不色如白垩，故以白城呼之也。余至大宁故城，见其补葺之塔悉用白垩，是即金代遗制而流传至今者。辽宁省之洮安县，旧称白庙子，而东北一隅，地以白庙子名者，更不知凡几，亦缘金代以来之庙，悉用白垩。大抵白城白塔白庙者，悉起于金代，即缘完颜氏国号金、色尚白之故也。”<sup>①</sup>

金毓黻不仅肯定“白城”之名在金代即已出现，而且推而广之，认为东北的白城、白塔、白庙都与女真尚白有关。事实绝非如此。

金毓黻称金上京旧砖色如白垩，在仔细审视了金上京城

---

<sup>①</sup>《东北通史》第407～408页，社会科学战成杂志社1980年铅印本。



的旧砖以后，发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合。金上京城的旧砖很多，在皇城遗址、宫殿遗址和城墙脚下，比比皆是。在阿城市文物管理所的陈列室中，保存有完整的金代旧砖。这些旧砖均呈青灰色，即使隔远望之，也不会有白垩之色。疑金毓黻所见农家墙垣如白垩色，当是墙面涂以白灰，或残存有白灰的结果。

金上京城的墙壁上是否涂有白垩呢？由于金上京故城没有进行考古发掘，缺乏这种资料，难以做出断语。金代蒲与路故城（今黑龙江克东古城）经发掘的结果，在城门处砌有砖墙，但是，不见有涂白垩的任何痕迹。<sup>①</sup>蒲与路故城，是金代中期修筑的城池。金上京城是在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加砌砖墙，与蒲与路故城修筑的时间大体同时。当时，女真人已经高度汉化，典章制度一依中原汉制，不会以尚白之俗而涂白，这是不难理解的。在阿城文物部门工作过的李公权、许子荣，在探查金上京城址时，在皇城处发现砖墙外表涂赭色，<sup>②</sup>证实了金上京在宫室制度上，完全是效仿中原唐宋的汉制。事实证明了上京白墙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在东北地区确实有一些称作白城子、白塔子、白庙子的地名，但是都与女真尚白无关。吉林西部的白城子，是以一个蒙古人的传说得名。白城子北有土岗，称作北大岗。在一次大风雪中，北大岗积雪甚厚，远望有如白色的雪城。于是，

---

① 笔者参加了蒲与路故城的发掘，当时所见甚详，不会有误。

② 许子荣：《金上京俗名“白城”考辨》，《龙江史苑》1985年第1期。